

蟲居

在租賃的雅房醒來時，看見一隻德國蟑螂自眼前爬過。我不知道牠是從哪裡出現的，這個房間許久未有吃食入室，我猜測牠是從樓下的餐飲店竄上來的。隨便啦。赤腳下床踏過蟑螂爬行的跡軌，撈起地上的熱水瓶裝水、吃藥。發現水裡有蟲子，乾脆不配水乾吞藥丸，我對此頗為擅長。

翻回床上，不太確定睡過頭的午後是否有課，亦不太確定自己有多久沒有進食——藥物使我感覺不到飢餓，明明聽見肚子在叫，但卻沒有食慾——響聲在身體裡隆隆打轉，我的體腔內部是空心的。蟲子在眼前爬過，我無暇去管，翻身入睡。反正所有住過的房子都生了蟲。

雙親分居後，母親帶我和妹妹回外婆家長住，回外婆家前夕，她說不要對外婆提起夫妻吵架，以及父親醉酒行使暴力的事情。外婆家是一棟五十餘年的郊區透天厝，房屋相鄰排水溝而建，牆面長年受風雨侵蝕而留下坑疤，鐵花窗鏽蝕落屑，紗門的網紗破了幾處，破口大得足以讓大水蟻收翅鑽進屋內避雨。夏季潮濕，落雨前地板先積了蟲雪。以殺蟲劑噴之也是徒勞，不過幾日蟻類又會再度開啟集會模式，時間一久，家人們習於和蟲共居，學會眼不見為淨，唯有在數量惱人時才會大舉撲殺。

沒法度啊！無你係欲安怎？搬厝喔？外婆如是說道。搬家的事情說了十幾年，母親和舅舅們帶著兩老看過非常多間預售屋，最後還是沒能搬離老房子。

外婆的老房子是有機生物，除了大水蟻之外，還能自體繁衍出蟑螂與螞蟻。聽說老房子整修浴室的時候，不在浴室的磁磚一掀開，裡面都是蟑螂，黑亮的翅膀彼此擠著排滿牆面，蟲足在混泥土上沙沙地響。幹！好噁心！我尖叫，後來呢？怎麼辦？

「不知道欸，太噁心了，所以我跑走了。」母親猜測，「大概是先噴完藥，等牠們死光了再施工吧？」浴室施工完畢，生命力堅強的蟑螂與其他蟲類仍頑強地居於此，彷彿牠們才是住宅的恆常住民。

外婆家盛產蟑螂一事我是知道的，夜間如廁時，開燈前總能感覺有某物匆匆自眼前逃竄，運氣比較不好的時候，會有蟑螂拍翅而起撞上我。尖叫無用，亦不能尖叫，以防蟑螂飛進嘴裡。但我無從想像的是，蟑螂們怎麼鑽進磁磚與牆面的縫隙？母親指著牆角、地面與沙發皮上的白色粉屑，說是螞蟻掏空了這個家。成千上萬隻的螞蟻在牆上盜採砂石，經年累月偷出縫隙與複雜的牆中密道，利用通道在屋裡屋外來去自如，每逢遇雨，家中牆面便會滲出漆黑水痕，水痕攢動攀爬，像屋子在哭。老房子很難過吧？當她的人類居民以指節敲擊她，牆內傳出空洞迴響。

夜間在外婆家睡覺的時候，總是很擔心螞蟻會趁我入睡時鑽進我的體內，耳朵、指縫、鼻孔、嘴角、眼窩……我滿身空隙，無從確保蟲子不入侵。成年後遷居其他住所，老屋將她的命運復刻於我，贈我以滿身蟲虫，日後我所到之處都有蟲跡。大一時入住學校女生宿舍，房間位於一樓，房間地板緊連戶外泥地，螞蟻

們從縫隙中鑽進鑽出，爬上書桌與床板，兩位室友經過一整個學年的訓練，從一面尖叫一面放置殺蟲藥的少女，進化成一看見螞蟻直接徒手捏死的冷面殺手。長得像白雪公主的室友苦笑說，這間房子的所有人其實是螞蟻吧？我們是借居的暫時房客。

平日在螞蟻房間醒來，看見床墊上的螞蟻屍身（大概是在我睡覺翻身時被壓死的），我不禁會想，牠們是從房間外面跑上來的，還是從我體內鑽出來的？理性上知道蟲體不可能在我的身體裡自幼時活上這麼長的時光，可是腦中非理性的部分仍會想像自己的身體會不會早就被老屋同化，內裡被掏空，徒留軀殼昭昭於外。

大一上學期，約莫在聖誕節前兩周，原本三人的螞蟻房間新住進了一位人類房客，新房客是僑生，除了宿舍輔導員之外，沒有人知道她為何要在這麼奇怪的時間點搬進來。新室友像是寄生在房間裡，白日鮮少起床上課，待在房間的多數時刻都在昏睡或看影片，唯有在用餐時刻才會出門購入食物回房吃飯。我看著她，腦中總會浮現卡夫卡《變形記》的開頭。

最初各類物種相安無事，時日推移，原本的三人組驚覺房間內的生態被破壞：新室友於白日沉睡，夜間清醒，在她的位子上亮著電腦螢幕看韓國綜藝節目，於夜半時分放聲大笑；她會在房間內引吭高歌，全然不管其餘三人仍在房裡念書或休息，當她歌唱時，餘下的人得各自抱著筆電或書籍到自習室避難；她在吃完便當後沒有整理，仍憑餐盒於桌上生螞蟻，蟻類橫行滿桌，使她的鄰座白雪公主幾乎崩潰。

因為噪音而被其他房的房客投訴之後，三人組慎重考慮過與她的應對方法，說好了尊重友善包容，由三人當中較為嚴謹的理科少女代表住民意見提醒新室友。新室友嘴上允諾，房中無其他人時猶故態復萌，三人裝作不知道，無事相安。

某次回到房間趕著上廁所，發現地面上滿是玻璃碎片，新室友失手打破了玻璃瓶，而她本人在床上安睡。我有些惱火，將她從睡夢中搖醒，請她盡早處理，然後離開房間另尋他處上廁所。把這件事情告訴白雪公主室友與理科室友，換來另一則消息。

「之前妳們都回家了，我跟她單獨在房間裡，她忽然全身抽搐倒在地上，嚇死我了。問她要不要送急診，她說不要。」白雪公主室友驚魂未定地回想，「後來她跟我說，牽扯到感情的事情都很複雜。」

「所以她是人在異鄉，又失戀，才會這樣嗎？」

「可能吧？」

「那我們都不在的時候，妳怎麼辦？」

「沒有啊，後來我就馬上買車票回家了。」白雪公主室友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「我有點害怕跟她共處一室。」

少女三人組藉日常細瑣拼湊新室友的心境：隻身一人來台灣念書，被男朋友分手，又不知道該向誰說，所以才會這樣的吧？她有沒有去看醫生啊？三人組暗自腦補，無人敢向當事人求證，所有臆測來不及對答案，新室友在下學期搬出房

間，聽說是搬去跟同鄉的學姊住了，或許是因為所學不同，她搬離房間之後，我再也沒有於校園中見過她。大二沒抽到宿舍，搬到學校附近的雅房居住，直到搬離宿舍，我都沒有和室友們說過，我在高中時也曾跟新室友一樣，如蟲子那般地活著。

高中時最常待的地方是學校的保健室，四周用布簾圍起，在那個近似於子宮的空間裡，孕育的不是嬰孩，而是蜷縮在被子中形似巨蟲的我。身心科醫生說我的抗壓性不足，無從應對明星私校高壓繁重的課業，我不甘心，不願轉校，咬牙苦撐的結果就是經常翹課到保健室哭泣。我的抗壓性極低，臉皮倒是很厚。

妳要學會放輕鬆，不然以後長大成人，出了社會面對壓力更大，妳要怎麼面對呢？保健室阿姨好意安慰我，試圖在各個方面幫助我。她是個非常好的人，但當時我甚至不確定我能否好好長大成人，高二那年試圖吞藥自殺，沒死成，甦醒後母親帶我去看身心科，我的自殺未果不容她如以往那般長期忽視我的憂鬱傾向，她被迫正視我與我體內陰鬱的蟲患。妳要想開一點，要和妳的病和平共處。母親說，妳不要太依賴藥物，藥物吃多了會造成反應和記憶力下降，我有一個同事長期吃憂鬱症的藥，吃到整個人都呆呆傻傻的，妳不要像她一樣……。

母親首次養育一個罹患憂鬱症的孩子，或者說首次飼養一隻蟲，她不明白應該以甚麼樣語料和態度餵養一隻如我這樣的蟲子，我原諒她，原諒新手飼育員的無措。小學時的自然課要觀察毛毛蟲是如何變成蝴蝶的，在飼養毛毛蟲的過程中，我也養死過許多隻蟲。

最初開始服藥的時候，我對抗憂鬱藥物有種不切實際的想像，將藥物視為殺蟲劑之類的東西，只要服下就能使我體內的憂傷萎縮，終至消失，我能恢復成過往的樣子，如常人般地積極生活，不再產生負面的想法，後來才知道藥物的功用是刪去我所有的思考能力，讓我陷入不分晝夜的昏睡，吃藥之後，我過得比吃藥前還要失能。然而療程不容許我隨意喊停，蛻變成蟲的過程一旦開啟就無可逆反，我該如何否定我已經成為的樣子？

你們甚麼時候會完全死掉呢？每次服藥時我問著我體內的蟲，問話的聲響在體腔裡空洞地回響。療程一結束，我以為我已完全康復，沒有人告訴我，牠們會捲土重來。大二的新學年開始，我的人生發生劇烈變動，不善與人交際的我接下系會長的棒子；父親拋棄我，不再負擔我的學費，在忙碌的課業之餘，我開始打工。我說服自己要堅強，但在獨自一人的房間裡，內心深處大雨將至，群蟲伺機而動。

深夜中我聽見身體裡傳出異聲，聽起來像一群蟲子在爬，牠們自肌骨之間鑽出，漫開四肢百骸，蟲足行經之處勾起肌理內部的泥淖，大顎啃咬構物填充，組成我的一切開始鬆動。體腔裡面本築有荒城一座，蟲蝕後化為粉屑沙塵，在雨後崩塌，眼臉擋不住土石流。城破之際，蟲子們建起蟲巢於其中喧嘩，群蟲起噪，在身體裡開起宴會。在腦內想像中切開自己，我的剖面應如同螞蟻觀察箱，血管分布如土壤中的蟲徑曲折，蟻類代替血液在體內漫漫而行。

曾有科學家做過實驗，若用原子筆畫一個圈圈住螞蟻，螞蟻會依著筆跡打轉，

再走不出去的迴圈中自殺式旋轉，生病的我亦是如此，自覺是個廢物，隻身一人躲在雅房裡終日哭泣，耗費大量時間與心力厭棄自己，在哀傷的循環裡打轉，找不到脫離的方式。

生活百廢待舉，而我連伸手開門的力氣都沒有。系上教授得知我的情況，以聖經中的訓示中開導我，說那些我攻擊自身的語言都是獅子的吼聲，傷害不了我。我垂耳聽訓，非常想告訴老師：「不對喔，住在我身體裡面的並不是獅子，是蟲喔。」他們住進我的身體裡，然後佔地為王逐步改造我，同化我成為牠們的一份子。我從來都沒有長大成人，而是隨著時間長成一隻哀傷的巨蟲。

二年級學期結束，我解除雅房的租約，搬回價格低廉的學校宿舍與學妹同住，與蟲爭地的日子尚未畫下休止符，我活得散漫拖沓，生活作息全仰賴學妹照顧，少女們心善，默默容忍我直至期末。我的社會化不完全給她們帶來困擾，少女們傳來漫長訊息提醒我，她們從未見過我的大一新室友，但從她們的言詞中，我窺見新室友的形影疊合於我。同樣的床位，在床上繭居的人換成了我，兩隻蟲子隔著兩年時空遙遙呼應，我對她們感到抱歉，懺悔自己的任性妄為，沒有人必然要負起飼育我的責任，在所有人厭棄我如格里高之前，我得學會照顧我自己。

房屋拔地而起時便已默認蟲子的居住權；嬰孩骨血型塑之時連帶封入人生苦難，怎麼學會與蟲共棲遂成為我的生命課題，課題未竟便不得安生。往後的兩天還多著，令人安慰的是，半個世紀過去，家鄉的老屋即便蟲蝕遍布猶仍佇立，無論我再怎麼不堪，終有一處可以歸去。